

孔子社會哲學

羅運炎 著

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初版

孔子社會哲學（全一冊）

每冊二角（寄費在外）

著者 羅 運 炎
哲 學 博 士

發行者 美以美書報部

代售者 協和書局

上海北四川路十三號



自序

孔子的學說，能夠研究嗎？我國二千餘年以來的政治，道德，禮教，文物，種種記述，無不以孔子爲中心。若是認真研究起來，搜羅汗牛充棟的書籍，竭畢生的精力，也必不能窮其究竟。況此區區小冊，要想包羅孔子的學說，如何可能？

孔子的學說，不能夠研究，就可以不研究嗎？試問吾輩學者，嘗自命東方文化的承繼者，且將發揮光大東方的文化，使與西方文化相接觸，相融洽，而產生更新的文化，若於東方文化的中心人物（孔子）不加以切實的研究，將何以盡東方學者的職責呢？

況世界方震驚我國於二千年前，篤生至聖，正不知其若何偉大，若何

神祕，倘竟任其淹沒不彰，將何以對世界人士之要求呢？

孔子的學說，既不易研究，而又不可不研究，不得已，惟有按照科學方法，分析一下，化驗一下，把他的精粹提煉出來，整理排比，構成結晶的小冊，使後之學者，展卷豁然，全神在握，勝於汗漫故紙，終身鑽研，毫無一得者多。這種責任，是我們過渡時代的學者，所不能辭卸的。但不學如余，且目力不給，似不足肩此重任。然而我自束髮授書以來，手披口吟的，無非是孔子的載籍，及遠涉重洋，又以孔子之學說，與世界學說相印證，益覺孔子之真，曠千百年不可磨滅。若論孔子的學說，我們打算升堂入室，盡窺其奧，誠非易易，但錯綜參伍，分別都居，使讀者得其領要，略知指歸，尙屬吾輩所能爲力，這正是纂輯是編的緣起，我於錯綜參伍的結果，鈎稽其中精義，最爲

論，揭於編首，以就正於明達諸公，謂是編爲攻錯討論之用，亦無不可。

一、孔子學說，是進化的，不是守舊的。試觀孔子所主張的治道，由據亂以至於小康，由小康以至於昇平，由昇平以至於大同。現在世界，尙在據亂時期，能得小康，已沾沾自喜，去昇平時代，尙不知若干年月，更有何人，敢妄冀大同呢？殊不知孔子在二千餘年以前，早已洞見人類進化的途徑，且指示進化的步驟，詳盡如此，其進化之眼光，何其遠大？

二、孔子的學說，是民主的，不是專制的。孔子當春秋時代，主張君權，實出於不得已，這是孔子的時中，並不是孔子的本旨。至於孔子理想中的世界，是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爲公，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，故人不獨親其親，子其子……」此等平等自由博愛的精神，現在主張民權政治的，尙覺謙讓未

違，安得說孔子主張專制，妄加訾議呢？

三、孔子的學說，是入世的，不是厭世的。孔子抱大有爲之心，當萬無可爲之時，孔子仍然說：「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？」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。」所以栖栖皇皇，往來於七十二君之庭，失於此而遇於彼，固將冀得一當，當時的長沮桀溺荷蕢晨門，接輿的楚狂，荷條的丈人，都恨孔子出世不速，譏誚諷刺，無所不用其極，而孔子不爲稍動。當其斷乎不能有爲的時候，猶復刪詩書，訂樂禮，作春秋，以期垂諸久遠，爲後世法。孔子救世的婆心，已昭然若揭了。

四、孔子的學說，是實際的，不是幻想的。孔子生平，凡不可見，不可知的事物，均置而不論，如：「子不語怪力亂神，」「子罕言利，與命與仁，」「季路問

事鬼神，子曰：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」敢問死，曰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不像黃老的學說，專從虛無處立論。至於修齊治平，誠正格致，更無一字一句，不切實用。所以孔子理想的社會，無論怎樣遼遠，總覺有實際可尋，不是虛幻飄渺，可望而不可即的。我們安得以孔子的學說高遠，而生畏阻的心呢？

綜以上四端，孔子的生平，已大略可觀，讀者果能本此大旨，詳參編內各條的疏證，庶不至徒歎宮牆的美富，而無門徑可求。果能由此區區小冊，引起研究孔子學說的興趣，遍搜羣籍，以窮其奧蘊，則是編之作，亦不無小補云爾。

民國十五年冬羅運炎序於上海

孔子社會哲學

目錄

第一章	導言	一
第二章	性	一四
第三章	人	三七
第四章	家	六三
第五章	國	八二
第六章	政府	一〇五
第七章	教育	一三二

第八章

社會生活

一四八

第九章

社會理想

一六七

孔子社會哲學

江九羅運炎

第一章 導言

孔子學說的基礎，便是「道」，他說：「誰能出不由戶，何莫由斯道也？」「道」是孔子學說的發足點，這個「道」，宇宙依之而運轉，人類依之而生活；這是天地間的常道，這是人生的正軌，無論怎樣，決不能跳出牠的羅網。現於這個「道」，雖然是洋洋乎大哉，浩浩乎不可測，可是，揆之人們的生活，也能歸納起來，有一定的方式，故曰：天下之達道五，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婦也，昆弟也，朋友之交也，五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

孔子的學說與道家的學說，皆根據於「道」，而其旨不同，老子所說

的「道」，如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，無名天地之始，有名萬物之母，常無欲以觀其妙，常有欲以觀其微，此兩者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元，元之又元，衆妙之門。」

依易經上說，所謂道者出於太極，太極動而生陽，動極而靜，靜而生陰，靜極復動，一動一靜，互相爲根，而陰陽生矣。陰陽交感和合而生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，以之運五氣，以之行四時，散而爲風雨，凝而爲霜雪，流而爲川，止而爲山，人物生生無窮，由是闢天地，生萬物，而造成現在這樣的大千世界。

天地之間，可分二元，曰理曰氣。道者理也。理之與氣，初非二物，而二者亦無先後之可言，蓋理卽存乎是氣之中，無是氣則理卽無掛搭處也。故朱子曰：「天地之間，有理有氣，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，生物之本也；氣也者，形

而下之器也，生物之具也。是以人物之生，必稟此理，然後有性，必稟此氣，然後有形。」這樣說來，我們可以知道，氣和理是不可分的。理宗於氣，而氣存於理，二者充塞乎宇宙，瀰漫于天地之間，所謂世界者，無非此二種元素而已。理氣二者，一靜一動，有氣無理，則妄動生亂，有理無氣，則落於空虛，所以陸桴亭論性謂「論性離不得氣質，一離氣質，便要離天地，蓋天地亦氣質也。」腦克斯博士解釋理氣的哲理道：「水火氣也。火燃水流，氣也。火之所以爲火，燃而不流，水之所以爲水，流而不燃，是理也。燃也，流也，非理之眞象，而足以表明理之存在，及理之不變。推而至於花也，葉也，甘也，苦也，莫不皆然，當其未生之前，固已賦定，是卽理也。惟人亦然，耳目手足，氣也。視聽舉動，亦氣也，所以能各司其職者，理爲之也。他若情感知覺，氣也。然情感知覺之所

以能發生，如好好色，如惡惡臭者，理爲之也，理在人心，無間於聖愚。天下古今，莫不相同，蓋理也者，一定不變者也。」

是故理者即存乎是氣之中，氣常順序而動，不稍錯亂，生老病死，新陳代謝，皆由理主之。由是言之，則理之與氣，固非別爲一物，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也。理氣之說亦可以陰陽表明之，氣之動也，則謂之陽，氣之靜也，則謂之陰，一動一靜，互相爲根，於是乎道生，然其原動力則理也。這便是氣和理的關係。

故曰：由無極生太極，太極動而生陰陽，此之謂道。

致於這個「道」又可分爲「天道」「地道」「人道」。易繫辭下傳曰：「有天道焉，有地道焉，有人道焉。」說卦傳曰：「立天之道曰陰與陽，立地之道

曰柔與剛，立人之道曰仁與義。

上面已經說過，所謂「道」者原是一定不變的。惟其然也，人道也是這樣；如果政治變亂，社會騷動，那決不是人道的真義，却是出乎常軌的原故。這樣說來，我們可以知道，儒者之所尋求的便是「道」，求「道」之法，必知性以明其要，主敬以持其志，窮理以致其知，力行以踐其實，這樣，然後可以適應於宇宙之間。自然本來是至善，人們順着自然的道而行，那當然漸趨於善了。總之，儒學之包括至廣，自天理以至人事，莫不研究，這是孔子的哲學，他們所用爲學的方法，或者是歸納的，或者是演繹的。依歷來學者看來，似乎是用歸納的多。他們所研究的問題，我們用最簡單的言辭，說明起來，可表之如下。

(一) 天人是否合一？

(二) 是否人皆可以爲聖人？

(三) 真理是否始終不變？

(四) 如何可得快樂的人生？

欲解決以上種種問題，非求道不可，因爲道乃明心見性，洞隱發微的惟一途徑，孔子所說的道，也無非爲人生指一途徑，讓人們向着這條正軌去追求人生底目的罷了。

日本儒學者 Ohashi Tunxo 君曾經解這個意思道：

「讀孔聖書，可以看見他時時論及天人之關係，原來天和人人都屬此「理」。愚者以爲天自天，人自人，此特違道之偏見耳，聖人憐之，乃爲我人

闡明眞理，以解惑者。

「欲明天理，先究人身，人之生也，五官四肢，前後左右，莫不相同，其故何也？蓋人皆稟此理而生，是理者，卽人生之父母也。然五官四肢所以能各盡其責者，心主之也，心之所以能爲主宰者，理使之也，天也，心也，同屬此理，故人之本心，卽是天性，孟子謂明乎性卽知乎天，此言實最確當，是故我人皆有羞惡之心，是非之心，不論賢不肖，所具皆同，此蓋人之本性，而稟之於天耳。此卽孔子之意也。」

然則以什麼方法，可以求到這個道呢？求道之法，端在爲學，爲學須格物致知，格物致知，乃窮此理，既窮是理，始明乎道，明乎道，就達到這理想的世界了。講到這里，我們不得不論及孔子所說的三個時代，就是「亂世」

「小康」、「大同」所謂亂世者，當然是他所不滿意的社會。人們對於他自己所居的社會，大概不能滿意，而懷着一種理想國，「小康」和「大同」便是孔子所希望達到的了。

○禮運篇中描寫「大同」和「小康」的理想國道：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爲公，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。故人人不獨親其親，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矜寡孤獨廢疾者，皆有所養。男有分，女有歸，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，力惡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爲己。是故謀閉而不興，盜竊亂賊而不作，故外戶而不閉，是爲大同。」

「今大道既隱，天下爲家，各親其親，各子其子，貨力而已，大人世及以爲禮，城郭溝池以爲固，禮義以爲紀，以正君臣，以篤父子，以睦兄弟，以和夫